



生命的车印

▲北京协和医院 2017 级硕士研究生 陈亦豪

美国科学院院士刘易斯·托马斯教授的文集总是充满哲学色彩，《水母与蜗牛——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记（续）》这本尤感于此。29 篇章节中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《教区长的杰作》。老教授引用了他认为颇有点拙略的打油诗，回答了“没有疾病，你将怎样不失尊严地结束生命、诚实地死去？”这一问题。

我且告诉你打造马车的诀窍，
永远会有某个地方最不牢靠，
……

作者的笔下，这辆教区长的马车，成了一条生命的隐喻。一辆平凡的马车，总有个不太牢靠的部件。马车走过广袤的土地，磨损过，倾翻过，可能散过架又被重装过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再也走不动了，终于寿终正寝，仅剩下死气沉沉的木架子。

马车被精心设计过，箭木作辕、蜡木作成横杆，车身如白木奶酪一般，车轴车轱辘和弹簧，用的是铮明瓦蓝的好钢……直到有一天，在一个稀疏平常的日子里，马车一震，打了个激灵，一下子全散了架，恰似肥皂泡爆破开来。

马车轧过的痕迹，便是生命留下的足迹。我想，生命终结的最好方式应该就像这辆教区长的马车，既不苟延残喘，也不消极低沉，平稳而自信，之后，在谁也无法预知的某一天，停止了脚步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

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，死亡好像从来都离我们不远。

我无数次想象自己在未来遇到死亡病例的时候，能否扛住死亡带来的心灵冲击？我知道这需要成长。而当我读完这篇文章，我对死亡的想法突然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，这种变化在医学知识和专业技术之外，掺杂了一点对死亡的怜悯和笃定：我们医务工作者，不仅需要在家属面前尽力扮演一个抢救生命的角色，还有可能成为一个面对、接纳、宽慰死亡的角色，给予家属一个温暖的拥抱和可以倚靠的肩膀。

导师点评

物质有限 精神长存

▲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原社长 袁钟

由古至今，西方充满了有神论色彩，这在教区尤为明显。有神论认为，人死时灵魂就飞走了，剩下的躯壳与我们常见的桌子板凳一样。

西方主流传统生命观相信，生命源于两性结合。生命结束，则灵魂飞去。因而，西方人能以平常心面对死亡，西方许多城市有大片坟场、全家老小可以欢快地在那里游玩。而中国人，却绝不可能把坟场当作“儿童乐园”。

公元 1500 年，比利时人维萨里写出《人体之构造》一书，从此，人类有了真正的解剖学。之后，才产生了生理学、外科学……进而形成了现代医学。而正是西方形神分离思想让维萨里敢经常去绞刑架下偷尸体，在放满了尸体的地下室认真解剖、记录、绘画……

物质是有限的，精神是长存的。



专栏编委会

主 编：何 仲
执行主编：李 飞 李乃适
编 委：王 勇 刘 欢 陈文灿 白云锋
王 玉 杨梦梅 郝文真 刘青桥
贾红帅



良医“治人”

▲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肿瘤科 王杰军

古语有云“大医治人”，这里的大医即指“良医”。良医不是单纯的工匠，是在救死扶伤的基础上，用人文情怀去“治人”的医学临床专家。随着医学的发展，随着医学对肿瘤以及其他疾病的治疗，这样的“治人”愈发显出其重要性。

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曾说：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。他认为，若不能出任相，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亦是重要的事情。如今，我们所讲到的“良医”，不仅仅是治疗疾病，更应当擅于“治人”。

“治人”是竭尽所能地帮助患者，帮助患者家庭，帮助他们战胜疾病，帮助他们再次站起来。这便是从事医学临床实践的专家所感触和理解的最

为深入的良医的初心。

我想，大多数选择学医、选择临床医学的医生，其初心一定也是“未来要去做个好医生，未来要为整个社会除病，未来提升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”。

一批批年轻的医生，他们抵抗诱惑，依然选择医学这份职业，并且认真、严肃、自主地去拼搏、去努力。我认为，这些人非常了不起。

心理专家说：“如今的年轻医生需要强大的承受力。他们要面对各类考评、要面临各种诱惑、面对各方质疑。年轻医生的培养，年轻医生的发展，都非常需要我们关注和思考。”

我始终相信，随着年轻医生临床工作时间的不断积累，与患者交流经验的不断增长，

对疾病、对生命理解的不断深入，他们一定能从中汲取必备的养分，快速成长为“治人”的良医。

我有很多次机会离开医生行业。1997 年，我被任命行政职务，思虑再三，还是明确地拒绝了。因为，在我心中，医生这份职业具有非凡的意义，以临床为准则，以肿瘤医学为荣耀，能为患者诊断疾病，治疗疾病，痊愈身心，这份快乐是其他工作所无法比拟的。

我相信，在未来的中国，进入医疗领域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，他们将本着对职业的一份尊重，对生命的一份尊重，对信仰的一份追求，成为“治人”的良医。

（医师报融媒体记者宋昂 整理）

医学·名画



【西班牙】戈雅 绘